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粤西文載卷六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奏疏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王守仁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

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賫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聖明温旨勤奉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柰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

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歴訪諸士大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葢兩廣軍門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

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

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悦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寛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

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兹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揺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焦思亦可

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
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
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
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
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獠此人心之所以
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
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獠相持巳三月有餘而未能
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

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弃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

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絶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

後世貪暴諸侯强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

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

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

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

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覆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等

幷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等連名具狀悔罪投降臣公同

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輗副

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

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閒住都指揮同知張

祐幷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

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

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

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兹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巳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巳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

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懐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

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名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

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𭣣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𭣣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數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

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餽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

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兹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内屏各郡其間深山絶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

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

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虛内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

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内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

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狥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

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稗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在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内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

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台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黄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

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嶮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

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

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
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
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
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
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
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
略相同其閒雖有餙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
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為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

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嶮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瘁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

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來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内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

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

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

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勅旨
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
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
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葢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
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禀服食器用好惡習

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兹土節該欽奉勑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則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勑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

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

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

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葢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豭牙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

者是牆墉之限豬牙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吏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

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復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巳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揺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旨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强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税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

擽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寃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强於涵濡之内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為良善之歸葢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

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寛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廪官吏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

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寛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

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纒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懐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

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況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著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

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名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迹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

十八甲之内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隷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録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絶而天下之民歸心遠

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絶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為岑邦佐其幼者為岑邦相邦佐

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

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絶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幷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

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為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

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

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

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肯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士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于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

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已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

荒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寛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

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
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
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
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强取而得者故
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
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兎而捕鼠以狸人
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

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為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為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罷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

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

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為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名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笋管之

一田州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鳯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鳯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寛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牛甲共一甲牛擬立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怕牙甲一甲擬立為怕牙土巡檢司以土官李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

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為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為古零

土廵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為舊城土廵檢司擬以土目黄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廵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廵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廵檢司擬以

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葢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

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其率衆為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為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為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内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

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逹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凑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來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
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
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
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
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
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
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
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

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粤西文載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粤西文載卷七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奏疏

征勦稔惡猺賊疏

王守仁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

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刼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寃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為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為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横出刼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

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摽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為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僉事吴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為請兵征勦積年窮兇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

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刼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内皆已變為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厥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擄搶刼月無虛旬扇惑摇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

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猺獞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為惡雖其誠偽未可逆料然皆尚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刼村畧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

情納欵而此猺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刼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猖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户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為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

告請兵急救荼毒皆謂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
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欲會案奏請候命下之日
行事竊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
衆以一二年為期亦未易平蕩了事賍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
此欽遵為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等
奏調湖廣永保二師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
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

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合遵奉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師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

密切公同行事弁密行鎮廵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猺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寛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内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

奉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翦滅
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
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
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
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必
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
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
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

奉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

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柢葢其東連柳州𪘏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甌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

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刼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刼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為之一呼則羣賊皆應

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葢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内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

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内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為業以

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為之居停指引分其刼掠之所得共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為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

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强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為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

絡斷咽喉絶自將沮喪震慴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筯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榦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内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為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絶壁府治

亦在礫确之上芒利硶砑之石衝射牴觸如處戈矛劒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昬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巳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寛衍皆膏

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為平原環抱涵蓄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定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

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

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

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

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内量為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與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内鳳化當石門之外内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自此兩地之人往

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

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幷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益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色亦未有

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乂安地方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

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旣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益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寛平深厚江水縈迴環

匯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

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江左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

疑傳易成鬩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為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

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

誠心悔惡亦當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揺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懐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揺内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

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織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

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猺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鈌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稟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

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衞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旣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

振作之或緊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奬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齊集城中蓄力

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議上思田等處事宜疏　　林富

竊惟帝王御極慮周萬世之防以通變宜民為本威震

八蠻之俗以勤遠略遠為圖故事有不必更者亦有不容不更者操縱闔闢之間關理亂安危之故事體一乖禍胎斯伏固不可安常而失機亦不可輕舉而基害臣會同太監張賜御史陳大器看得原議遷衛改府設縣增鎮與改設流官等事無非安邊闢國保治防危之計但當時身在兵戈之衝事當匆迫之會言有可採未暇致詳勢或可乘惟恐坐失中間因革損益必須虛心詢訪執其兩端方能不失機宜盡夫羣策今據副參三司

等官面議事理反覆審斷委非苟爲異同今將先後應議各項事宜開欵具奏伏乞聖明採擇施行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查勘得田州府自國初洪武元年岑伯顔遣使歸附世襲土知府傳至岑猛驕縱不法遂干天誅一時蒞事之人因見元兇授首羣黨離散乘機議改流官如往時思恩之例此其意在爲國闢土開疆而不知夷夏之界不可隳𢇁駕馭之機不可失刑誅之章不可濫貪倖之階不可啟夫田州界

居南寧泗城奉議東蘭之間猺獞土夷散部錯布椎髻跣足鳥言侏儒不可化誨抬徠久矣禮樂之教既卒無所於施而其疆境險遠旁通雲貴交趾關梁津隘為備非一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撤戍則兵爭莫禦多備則財力不支故曰夷夏之界不可隳者此也土夷之性與漢人不侔剽掠為生淫暴成俗故古人制禦之法不置漢官葢恐夷漢雜居猜嫌易起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無實利不毛之地旣不可耕狼子野

心頑又莫葦時或反叛吏卒歿於王事兵糧苦於轉輸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葢為國遠圖灼知夷情之變而非茍利目前者也我太祖高皇帝肅將天威百戰百勝混一區宇之後力豈不能掃蕩妖氛使之盡同中國之治而各處土官衙門但皆各仍其舊與之羈縻不絶葢亦以為夷方反覆之人非我族類姑順其土宜以盡其力固我藩籬而我中國之民得以安居耕鑿不罹侵擾毒螫之患此則聖人達權通變與世推移秘算神謀萬

代如見者也今若改設流官於田州非但撤藩去屏備多力分而夷漢雜居之禍兵糧轉輸之苦圖籍虛存之弊吏士他日之虞將必有古人所慮者矣弘治年間思恩岑濬無後改設流官夫流官未設之前該府歲出兵糧以備召用既設之後非惟不復出兵輸糧反設守備官一員督兵千餘以守其地且二十年來叛者數起至屢歷王師縻費財力不可勝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恩是也故曰駕馭之機不可失者此也土官讐殺習以

為常岑猛之惡止是驕恣不法荼毒同類本無謀反重情臣查得先該兵部題奉聖旨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為區處著都御史姚鏌會同鎮廵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過請罪自能投出奏來定奪欽此由此觀之陛下於岑猛亦嘗諒其有可赦之罪而欲開其自新之路矣當時湖兵已集天討已行監兵者不敢受降而猛懼罪懐疑勢難復出然終不敢整兵東向而但竄竄求活則其平日本無反狀亦為可知夫以岑猛得罪始末不過

如此因其平日驕暴及在工兗拒敵之罪殺其身戮其長子岑邦彦則已於情法相當身死無恨而遽籍其疆土則是刑不協中罪過其惡而不足以深服諸夷之心也故曰刑誅之章不可濫者此也今天下一統萬國咸寧際天薄海皆通職貢豈須益此土夷彈丸黑子之地兼設流官然後為快哉昔宋臣楊時言邊事之興多出饕功幸利之人蠻獠無知犯法自古已然不務拊循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

一有失律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臣等竊意今日田寧
事情但當仰體聖祖立法本意下循土夷相傳舊俗降
為州治仍以岑邦相為土官知州使統屬其頭目以招
輯土人其田寧府可以裁革不必再設流官仍照土官
衙門事體止選吏目一員而又如新建伯王守仁所議
推選頭目設為土巡檢明立地界使分管而世守之各
照原額出辦兵糧夫降為州治以削其權分設土巡檢
以殺其勢無事則犄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而岑邦

相當奔蕩罪廢之餘其感恩懷報自不容已則刑賞無私威愛允濟各該土官閧之咸知陛下貴信尚義命令如天地之至公益堅其歸順效忠之志矣夫有邊事者邊臣之福無邊事者國家之福故曰貪倖之階不可啟者此也臣等非敢偷安委靡妄為異同但事體重大關係匪輕措置一乖禍患莫測若雷同附和以誤至計雖萬死莫贖故冒昧言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查勘得八寨賊巢實為

柳慶思恩各賊淵藪今幸征勦之餘根株已拔黨類衰息正宜乘據要害控扼吭背誠有如新建伯王守仁所陳者但動衆設險要在於合人情尤莫先於得地利謹按八寨地方是惟蠻賊土人之所能居今欲移設南丹衛於其中終恐事體非宜患生所忽益遷衞之說其不便者有四頑山絶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無聊易驅從惡三也湊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而況賓州上林之間實為左右兩江障蔽若撤去

南丹衛則兵力告弱萬一不逞之徒分兵扼阻牽制八寨而大衆衝突以臨賓州則聲援阻絶力將不支兩江其能宴然而已乎故臣等以為遷南丹衛於八寨非計之得者此也然天下固有同事異形名迹相侔而利害頓殊者此又不可不辨臣等觀廣西之賊八寨最劇守備之兵上林最虛今八寨已蕩平返正則機不容於再失南丹雖安土重遷然勢不可以遂止何者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遥制八寨遷諸八寨又不得以還護

賓州為今日計必求彼此相宜緩急可頼以為地方長久之慮者惟在遷南丹衛於三里耳葢三里之地即王守仁所議改設鳳化縣者地屬賓州之上林縣平曠博衍多良田茂林南連八寨西達思恩形勢險要可耕可守王守仁已備言之矣但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而失此也遷衛則守賓州之險以制八寨以援思恩是一舉而兩得也又况南丹衛雖遷不出賓州界内土人熟其地里貧軍利其田産踴躍願行而思恩

上林八寨賓州遷江等地方相去皆不過一二日之程聲息相聞則氣勢自重犬牙相制則覬覦自消故臣等以為遷南丹衛於三里於事體最為相應也然方今八寨賊徒雖多授首而餘燼終恐復燃數年之後逋逃漸歸黨與漸集雖有衛城恐非吾有矣臣等查勘得周安堡委在八寨之中四面賊巢道路所會宜就所築新城建立守備衙門遴委指揮一員駐劄將南丹衛官軍分為上下兩班番休遞戍其八寨原係遷江八所土官所

轄地方合如王守仁所議量遷四所精銳官兵以居使之協力防守仍召募附近右江土官衙門舍人頭目但有謀勇出衆隨帶五百人以上足以制服羣賊者就令統率與遷江官兵俱分撥賊占田産使之耕種以資衣糧候三年之後地方安妥然後量爲科稅若土舍土目果能宣力報効量授土巡檢職名使之世襲以聽宣調而守備指揮并南丹輪戍官兵可以掣回三里如此則各寨勢分力弱易爲控制而土人思世其官必將盡心

防守守備官軍往來督察必不敢肆然無忌與賊交通南丹衛分班官軍居者有安土之樂行者有及瓜之望將皆甘心効力則軍威自振隱然可為一方之保障矣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查勘得思恩府舊治地名橋利委係險惡瘴癘非人所居其武緣縣荒田地方實為思恩咽喉出入必經之處地勢廣饒可以容民畜衆水道通達可以通商聚工若守土之官得人為之休養生息柔遠能邇可使夷夏交和公私兩便誠有如新

建伯王守仁所陳者其知府蔣山卿開稱王受攻刼止戈之民怨恨等事誠亦有之但其始雖緣夷性反覆好作不靖亦以府治孤懸險絶流官不能自振耳目手足皆受制於惡酋以致是耳辟之泛蛟鱷之淵行虎豹之林而日惴惴也今王受既已報効蒙恩齊民亦已安居脱裀正宜棄怨交歡不當復積猜嫌使夷寇得為口實釀成他日之患也況止戈去武緣甚遠緩急不能相及知府為四品流官護從不可無人故遷設府治以據一

方雖為思恩亦為止戈也編派衹候以供給知府非為王受乃為流官也又設險守國之道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夷方肆戰之地而欲乘機扼險以待暴客則固不當以瘡痍未復為辭矣至於頭目百姓仍居故土該府流官別處荒田是舍淵而陸無畏於蛟鱷出林而羣可禦夫虎豹正所以嚴夷夏之防開展布之地絶嫌隙之端通欵附之路與臣等前所陳華田寧府立田州不遷南丹衞於八寨而遷於三里者正相表裏

非所謂棄而不顧也葢思恩府治之勢重則各處寨峒之險已流官守臣之令行則諸夷頭目之心懾事體委是相應物議咸以為當故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真保治安民萬不容已之事

一改設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查勘得三里地方原屬賓州上林縣其地平曠博衍内多良田外有險隘北可以限制八寨西可以聯屬思恩上林誠有如新建伯王守仁所陳者但其地當險遠勢須屯兵固守而非有司

目前政令之所能得意者故臣等以爲遷衛則宜設縣不便此皆廣詢博采灼見利害非敢臆斷懸度以妄異同也但王守仁又議稱改鳳化縣爲思恩資輔幷割上林縣以屬思恩於體統尤宜者臣等參酌人情事勢似有未然葢思恩自岑濬受誅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朝廷始因成功不廢設立流官其實選來知府皆不過因循歲月苟且避禍葢未有卓然自立能禁制諸夷頭目者非其心不欲勢不可耳只今岑濬無後歷年既久流官

知府雖未可議革若鳳化縣係是正德七年添設本無衙門駐劄徒寄空名而無益事體今既改設城頭巡檢司以循土夷之舊則此虛設之縣自可裁革以省地方之費矣又況上林縣境不過八里而實為八寨咽喉兩江屏障之地無故分割三里人户則其勢益以孤懸不足為鎮而又以上林并屬思恩則不惟賓州失其屏障而兩江聲援阻絶易以生變殆非祖宗立法犬牙相制之意也且蠻夷之性易動難安往歲王受之亂幸得上

林為之限界今併以上林屬之思恩是為之借兵齎糧助其羽翼一旦變生倉卒必且鼓行而前無復顧忌者矣臣等與各官詳思熟慮思恩府既已改設於荒田但可分以武緣止戈鄉一二圖之地併其舊轄里都徑隸府治如雲南尋甸景東順寧鎮沅永寧孟定等六府無縣分事體相同正不必曲求資輔膠執體統以驅夏而歸夷損此而益彼也南丹衛雖已改遷三里其地本屬上林與上林本屬賓州自可各仍其舊而亦不必過為

紛更以駭人耳目拂人性情葢邊方反覆之地又當兵戈擾攘之餘救弊補偏去太去甚使民樂見其新而不至懷戀其故乃可以保治圖安不貽後悔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臣等查勘得思龍等地方係是南寧府宣化縣屬鄉但相去隔遠往回動經旬日以故官府之政令不行人戶之糧差多負而積年奸蠹因得以夤緣上下掊剋自肥以致逃叛相尋公私俱困今若設立縣治選置長吏為之承流宣化以和輯民人變

化風俗聯屬向武諸州招徠那茄馬坳諸寨民情土俗最為相應但該鄉久屬南寧一旦割歸田州非但慕虚名而無實效其實棄黔首以業左衽况夷夏詳畧異勢好惡殊俗目甲里甲異治以中國之民屬之土官衙門未免陵轢蹂躪額外剝削生人之受害不足言而地方之事從此壞矣故知府蔣山卿以為割肉補瘡思龍之民何罪彼葢因所守信地察知人情不得不言也臣等訪之故老參之僚屬僉謂思龍事情必須建設縣治欲

設縣治必於那久地方葢其地勢廣平深厚江水縈迴竹木森翳道里四通若縣治一立真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但不以歸諸田州而照舊屬之南寧則遐荒小民與官府日相親近知朝廷所以軫念不遐遺之意自然感恩從化無復向者之魚散鼠匿戶口日增而藩屏日固矣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臣等查勘得五屯千戶所在梧州府藤縣西北百里間其地古名古贈正當風門佛

子諸寨而與府江荔浦相通爲斷藤峽賊巢左臂洪武八年土目覃福招集獞人八百六十四名隸桂林右衛中左所授千戶職管理其衆以居後覃福旣故衆多逃移死絶至成化元年僅存五十餘名都御史韓雍委官撫諭各獞多自首補伍奏設五屯千戶所衙門授正千戶李慶與土官覃仲英協同管理自後節年招諭清勾幾至五百餘名各該監臨官員因廣西地方多事將該所土軍分調各處哨守又恐本處守備單弱乃調潮州

衛旗軍前來輪戍為照前項五屯地方峻險衝要谿徑之出入多岐盜賊之聚散不測調來潮軍尤為脆怯且不服水土不慣戰陣平居多懐土之思倉卒無敵愾之勇而土人頻年聽調夷寇終身土著客主之勢既殊强弱之形遂判所以盜賊滋蔓莫能寧息也又該所舊設屯堡其地界逼窄既不足以聚衆蓄兵其牆垣卑陋又不足以示威却敵而流土官酋騈處非有將領監臨其間易至玩愒忘備猜疑起爭故新建伯王守仁議將五

屯地方開拓地界增築城堡以設險而壯威收回土軍五百發還潮州諸軍以便民而省費責成於守備指揮振理以參將兵備以附衆而講武清補原額一千名數量調兵欵數十百人以示强而備敵蓋亦察知時變備盡事宜不惜一時創造紛更之勞而欲為地方長久安寧之計者也臣等相機允協詢謀僉同皆謂多事之地必如王守仁所處庶幾可漸無事蓋其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振而姦自伏者

類非虛語故不避煩瀆之罪為陛下重復言之

奏報勦平諸巢疏

看得兩廣地方依山濱海民夷雜處盜賊為患積歲不減如廣西桂林之七都板塘邊山平樂之府江樊家屯梧州之東安長行潯州之斷藤峽龍山柳慶之古雍古風荔波三都廣東肇慶之西山羅旁渌水石硯廣州之會寧白水長塘等處俱係稔惡賊巢葢因往年有事思田未暇加兵以致前賊猖獗肆行剽掠哨捕官司報警

不絶被害商民告援塞道臣目睹其害不忍坐視亟欲集兵勦捕但念蠢兹猺賊亦同人類好生惡死豈無是心祇因不識法度釀成叛逆若不開示生路一槩誅夷誠恐有傷天地和氣且皇上威雖震於雷霆量實同於天地臣仰體聖意重念民愚一面開誠給示分發前項有賊地方張掛撫諭但有革心向化出官聽撫者一體安插與做良民及看得兩廣治盜之法宜鵰勦不宜長征一面查照衙門秋調土兵體例將思恩鎮安田州歸

順東蘭那地等處土兵酌量調到軍門分發副總兵等官張祐等監統聽用去後隨據各官陸續撫過兩省桂林肇慶等府各屬猺獞共一千餘村行令所司加意存恤安插住種每月朔望令各村老赴該管州縣聽受宣諭外其不服聽撫者如廣東之封川石硯廣西之潯州斷藤峽桂林七都永福板塘柳州古雍融縣古風各村巢委係極惡窮兇實王法不赦之賊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官征蠻將軍咸寧侯仇鸞遵照勅諭事理行

委副總兵官張祐勦石硯叅將經勦斷藤峽副總兵李璋勦七都板塘叅將沈希儀勦古雅古風其俘馘首鹵千有餘級餘黨俱畏威聽撫寇患暫息邊境少康

論廣西峒蠻事宜疏　　桂萼

前者奉聖諭及廣西事臣以平日所聞復參衆論而得其說請具陳之夫廣西之蠻種類不一深入谿峒與土官連結依附郡邑則皆良民地甚沃饒民亦淳厚洪武永樂間總兵官山雲韓觀相繼為治威信既孚地方以

寧正統以來蠻賊紛起或數十人或百餘人竊伏道路攔截江船掩刼村堡殺奪擄掠以為常事至攻掠城邑亦不多見況蠻賊時相讎殺自傷亦多是當時為蠻夷者亦未甚得利苟得安静愛民之官重信義輕功利以固守之則民有生計蠻夷兵將化為良民矣奈何當事之人既不求自强之道又一切取辦目前無志者招蠻賊以施犒勞之恩有志者藉土兵以為勦捕之計徵調頻繁糜費無已土官自是玩狎軍威驕縱難制往往治

兵相攻或潛通蠻賊出没為患甚則陷城奪印無異古之戰國繼之以屢次大征民困勢危十倍於前故為今之計只當申諭總督大臣聽其就近自擇守令而重其任責以省刑薄斂減徭役勸農桑以厚生練民兵固村寨時瞭望以相守以餉民犒賊之費為設險習武之資賊來互相援救賊去不必窮追而又簡任參將守備等官責其巡哨往來以通客商沿江伐木以去險蔽至於商舟犒軍之費往年已有常規不必禁革惟戒其怠惰

與夫剋剝而已其或與賊相遇小小勝敗不當深究一以付之總督官而不從中制則土兵不必頻調賊計無所復施不出二三年間吾民有安居之樂有能戰之勇自足以動蠻夷歆慕之心折土官强梗之勢然後正法令以治土官布誠信以來猺獞如是而猶有未服乃擇其一二稔惡者提兵取之以令其餘威德並行誰敢不服由是而興教化正風俗視中外以治廣西豈有不平哉但總兵大臣自擇守令一時未遽行臣愚一法似為

可處惟皇上以此下之内閣作一旨令吏部行之即沛然矣臣聞廣東與南贑郴永等處於廣西水土相宜地方附近故於各處蠻峒事宜習相聞見若就各處舉人監生中選其年力精敏節行可觀者州縣舉之巡守巡守舉之撫按即會總督大臣按地方官員之缺量其才力所宜奏請於朝下之吏部聽其劄付就彼給與冠帶分布各州縣或掌印或署事量與分例口糧而不給俸試之三年已有成效然後陸續起送赴部而實授知縣

判官縣丞主簿吏目等官其不堪者罷之則吏部聽選之官無不服水土之憂遠方不缺之員無經年曠職之累凡修舉一應事宜可朝出令而夕及於民矣唯聖明裁之

兩廣鹽利疏　　黄佐

照得兩廣用兵全仗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於商而不取之於竈蓋竈丁所辦之鹽則專客商支額別無額外徵備軍門之數商人支額官鹽有限收買私鹽數多

私鹽之利遠過時值數倍自天順成化以前至都御史
葉盛韓雍吳英宋旻屠滽秦紘閔珪唐珣鄧廷瓚劉大
夏潘蕃熊秀幷臣等相繼總督軍務於此因地方連年
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華而法難行
所以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
之立於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
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正鹽一引帶餘
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分餘鹽一引抽鹽一錢餘鹽

一引更有多餘鹽斤許令自首免其没官每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概也相沿行三四十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糧賞功等項甚為有賴正德六年廣東監察御史解冕條陳十事内一件議借軍餉查得先該户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舉司鹽引從梧州往廣東地方并湖廣衡永二府發賣每鹽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積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

引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
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仍前照例抽
收此外又有多餘鹽斤准令自首每引抽銀二錢蓋正
鹽一引止帶餘鹽一引乃祖宗成法一引許帶餘鹽六
引巡撫權宜茲欲止帶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
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
抽收軍餉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
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

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領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鹽斤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已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猺雜處寇盗縱横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遞年水旱相仍人民饑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處有銀兩各有

頭項擅難把别項動支遞年征勦因地方廣濶山嶺險遠所調漢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之數方敢行事況賞犒出軍將卒并各處哨守官兵及修城船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硝黄制造軍兵器械收買馬匹鞍轡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頼於此舍此再無出辦之路論之者但知鹽利銀兩收有前項數目執稱甚多欲要減免其費出之多關係之大過急無辦之患臨時缺乏之憂皆所不顧是以不及其事者隨人

意言之甚易殊不知當其事者利害切身值之亦甚難
也自正德二年査盤起解之後倉庫遂無餘積此一舉
動輒就告缺乏況商人許令自告仍有不盡之數令自
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可言是縱客人以罔厚
利虧軍餉以悮大事其爲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鹽
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此等之徵則出自商人與鹽竈
丁萬無相干以此而恤鹽丁非臣所敢言也況鹽商獲
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鹽免入官惟以此數而責

令出辨法為甚輕而販納亦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人而縱私販虧官課而悞大事以此而措置軍餉又非臣所敢知也但用兵惟此糧賞非糧無以聚兵非賞無以勵功書曰汝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孟子曰師行而糧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希寛恤之美名而不顧地方之大患論事者臣固不言其非盡善之謀其行據議處者或亦似無遠大之見此其經久可行之法否乎即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則軍餉

日虧錢糧日減遇地方多事聚兵無糧賞功無物臣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請納內帑縱蒙俯允而往返稽延悮事非細況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人甚為有益絶無怨言決難輕議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誰得而用之孰得而那移借貸伏望皇上念邊方多事軍餉關係甚重乞勅戶部查議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

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
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
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
鹽之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
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
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没官犯人照例問發充軍各
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枉法贓
罪一體照例充軍仍乞著為定規永遠遵守司其事者

毋因一言而輒為變更行其事者毋執私見而擅為改亂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粤西文載卷七